



左氏百川學海

第二十冊



劉放貢父詩話

不馬

讀書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賜之累朝以爲故事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不必盡上所自作景祐初賜詩落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如何論者謂質厚宏壯真詔旨也

劉子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湏干取下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子張學干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蕃僧也其名達祿湏干聞者大笑詩有詩病俗忌當避之此偶自諧合無若輕薄子何非筆力過也

景祐中宋宣獻上楊太妃挽詩云神歸梁小廟禮祔漢餘陵文士稱其用事精當楊昌言詩曰先帝遺弓

劔排雲上紫清同時受顧託今日見升平雖不用事  
意思宏深足爲警語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鎮長安梅送詩曰亞夫金  
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時獨刻公詩於石

僧惠崇詩云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然唐人舊句  
而崇之弟子吟贈其師詩曰河分崗勢司空曙春入  
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似師兄杜  
工部有峽東蒼江起巖排石樹圓頃蘇子美遂用峽  
東蒼江巖排石樹作七言句子美豈竊詩者大抵諷  
古人詩多則往往爲己得也

王元之謫黃州詩曰又爲太守黃州去依舊郎官白  
髮生在朝與執政不相能作江豚詩以譏之曰江雲

漠漠江雨來天意為霖不干汝俗云豚出又曰滄啗

蝦魚頗肥脂

議其肥大

人多取佳句為句圖持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尔不得見雄材遠思之人也梅聖俞愛嚴維詩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固善矣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何須柳也工部詩云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可無瑕類又曰蕭條九州內人少豺狼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若此等句其含蓄深遠殆不可模倣詩以意為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竒作世効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翻成鄙野可笑盧仝云不即溜鈍漢非其意義自可掩口寧可

効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律詩雖稱善要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云老公真箇似童兒没井埋盆作小池直諧戲語耳歐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為不工謂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為勝未知真得韓意否也永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某然聖俞平生所自負者皆某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稱賞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無似之乎

潘闌字逍遙詩有唐人風格有云夕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漁浦風水急龍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鴈一一皆南飛歲暮自桐廬歸錢塘僕以謂不減劉長卿

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閻嘗獻方書及帝升遐懼誅  
匿舒州潛山寺為行者題詩於鍾樓云遶寺千千萬  
萬峯志第頑童趁暖貪春睡忘却登樓打曉鍾孫僅  
為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遙也告寺僧呼行者潘已亡  
去

王益柔勝之為館職年少意頡頏張揆叔文亦新貼  
職年長而官已高每群聚輒居上座王密於屏風題  
云四十餘年老健兒此唐徐州節度王智興自詠詩句翌日會食王  
正座詩下衆無不哂

李絢公素有詩贈同姓人曰吾宗天下著王勝之輒

取注之曰居甘泉者以謳著京師名倡李氏善謳賣藥者

以木牛著京師李家賣藥以木牛自表人呼為李木牛圍碁者以憨著李

國手而神思昏濁李裁僕頭者以拗著李家僕頭與天下

人呼為李憨子稱善而必與人

垂刺歲久自作詩者以豁達著豁達老人喜為詩所

以拗李呼至輒自題寫詩句鄙

下而自稱豁達李老嘗書人新素墻壁主人感怒訴

官杖之拘執使市石灰更圩漫訖告官乃得縱舍聞

者晒此數人因勝之有云遂自託不朽

梅昌言出鎮太原黃覺送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都

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朝受聖知

帳下軍容森劔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籠吉戍黃榆

暗雪滿長郊白草衰出去暫開貔虎幕歸來須占鳳

凰池鬢間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不遲梅雅自修

飾容狀偉如大喜之

黃覺仕官不遂嘗送客都門外不及寓邸舍會一道

士取所携酒炙呼飲之既而道士舉杯撫水寫呂字



覺始悟其爲洞賓也又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之出懷中大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予藥數寸許告覺曰一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是歲卒

李商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擗捨至此聞者歡笑大年漢武詩曰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

索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元獻王文通詩曰甘泉  
柳苑秋風急却爲流螢下詔書子儀畫義山像寫其  
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爲村夫子鄉人有強大年  
者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楊亦屬對鄉人徐舉乾坤  
一腐儒楊默然若少屈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  
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  
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而甚賞  
愛將由李白超趨飛易爲感動也

孟東野詩李習之所稱食蕻腸亦苦強歌聲不歡出  
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可謂知音今世傳郊集五卷  
詩百篇又有集號咸池者僅三百篇其間語句尤多

寒澁疑向五卷是名士所刪取者東野與退之聯句  
語詩宏壯博辯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  
色也

張籍樂府詞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澹可愛至七  
言詩則質多文少材各有宜不可強衣飾文昌有謝  
裴司空馬詩曰乍離華厩移蹄澁初到貧家舉眼驚  
此馬却是一遲鈍多驚者詩詞微而顯亦少其比

白樂天詩云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人語也今人  
不用廝字唐人作斯音五代已作入聲陶穀云尖簷  
帽子卑凡廝是也白曰金屑琵琶槽雪擺胡騰衫琵  
琶與今人同杜曰阜鵬寒始急白曰千呼萬喚始出  
來人皆爲語病事之終始音上聲有所宿留今甫然

者音去聲二公詩自非語病

唐詩賡和有次韻

先無後

有依韻

同韻

有用韻

不必彼韻

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餘  
干旅舍云搖落莫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  
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  
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  
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  
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砧衣兩詩偶似次韻皆竒作  
也

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務多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  
唐人爲詩量力致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杜工部  
云更覺良工用心苦然豈獨畫手心苦耶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斗直  
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  
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亦一時之善對

海陵人王綸女輒為所憑自稱仙人字善數品形製

不相犯吟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落人

間說云天上有瑞木開花六出他詩句詞意飄逸類非世俗可較

題金山云濤頭風捲雪山脚石蟠虬常謂綸為清非

孺子不曉其義亦有詩贈曰君為桐葉我為春風春

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居數歲神舍女去

懵然無知嫁為廣陵呂氏妻

鞠皮為之實以毛蹙蹋而戲見霍去病傳晚唐已不

同矣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

燁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今  
柳三復能之述曰背裝花屈膝反口白打大廉斯進  
前行兩步蹠後立多時柳欲見晉公無由會公蹴毬  
後園偶迸出柳挾取之因懷所業戴毬以見公出書  
再拜者三每拜毬起復於背脊幘頭間公乃笑而竒  
之遂延於門下然弟子拜師常理也獨毬多賤人能  
之每見勞於富貴子弟莫不拜謝而去此師拜弟子  
也術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云

洪州西與滕王閣相對一僧盡覽詩板告郡守曰盡  
不佳因朗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穹蒼萬古遮新  
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遣出閩僧有朋多詩如虹收  
千嶂雨潮展半江天又曰詩因試客分題僻碁為饒

人下着低亦巧思也

王丞相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  
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一句客  
亦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去投下去脚豈不  
的對也王大笑

孟蜀時花藥夫人號能詩而世不傳王平父因治館  
中廢書得一軸八九十首而存者纔三十餘篇大約  
似王建句若厨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  
千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月頭支給買花錢  
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都不語含羞急過御床

前

山東二經生同官因舉鄭谷詩云任是深山更深處

也應無計避王徭一生難之曰野鷹安得王徭一生  
解之曰古人寧有失也是年必當率翎毛耳

刁景純有見無類必往復歸每至三鼓宋祈判館集

僚屬而刁或連日不赴因邀而譙讓之王原叔戲改

杜贈鄭廣文云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驀地趁朝

歸便遭官長罵李獻臣曰我為足之云多羅四十年

偶未識摩罔時西戎喚氏子名摩罔近有王宣政時時與紙錢

刁嘗為王宣政作墓銘以古文篆隸加標軸密挂刁聽事會一

日大雨不出周步廳廡間始見此圖問之從者曰挂

此已數日矣先造者往往能通念也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並立下眎之笑曰交不着師

市井號為錐宋為其穎利而么麼云贈詩曰譬如利



錐末所到物已破後倅沼州沼本趙地有毛遂塚聖  
俞遂舉處囊事為送行詩戲之

司馬溫公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詩曰言觀其旂  
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然則此旂當為芹音周人  
語轉亦如關中以中為蒸垂為塵丹青之青為萇也  
五方語異閩以高為歌荆楚以南為難荆為斤昔閩  
士作清明象天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采高會攷官  
同里遂中選荆楚士題雪用先字後曰十二峯巒旋  
旋添反讀添為天字也向敏中鎮長安土人不敢賣  
蒸餅恐觸中字諱也

楊安國判監集學官飲必誦詩譜以侑酒舉盃屬客  
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且飲酒裴如晦亦舉

孟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飲矣一坐皆咲而揚不悟

泗州塔人傳下藏真身後閣上碑道興國中塑僧伽像事甚詳退之詩曰火燒水轉掃地空則真身焚矣塔本喻都料造極工巧俗謂塔頂爲天門蘇國老詩曰上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以譏在位者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以燕時物故寓言尔蜀人自京以鴿寄不浹旬而達舶船浮海亦以鴿通信非虛言也史以陸機黃耳爲犬能寄書恐不然自洛至吳更歷江淮殆數千里安能諭人而從舟楫乎或者爲奴名不然當爲神犬也

史著赫連勃勃之暴烝土築城意謂釜甑熟之然不

知北方土工用春首聚土陽氣蒸發用築則堅牢特甚故尔近有獻策築吳江爲瓮堤土人欲以巨瓮實土稍稍下之不思土實則瓮重不可致虛致水中則泛泛曷可止雖執政亦惑之然治河皆有瓮堤形似瓮耳不用陶器也

汪白爲平糶詩刺時病云穴垣補墻隙墻成垣已隳斷屨補穿屨屨成屨亦虧

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樂府木蘭花皆七言詩有云重頭歌詠響琤琤入破舞腰紅亂旋重頭入破皆絃管家語也歐陽文忠公見張安陸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韓吏部集有李習之兩句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若無可

取鄭州掘一石刻刺史李翱詩曰縣君愛埽渠遶水  
恣行游鄙性樂山野掘地便池溝兩岸植芳草中間  
淙清流所向既不同埽鑿名自修從他後人見景趣  
誰爲幽王深父編次入習之集此別一李翱尔而習  
之不能詩也吏部讀皇甫湜詩亦譏其掎摭糞壤梅  
聖俞謂尹師魯以古文名而不能詩

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日  
合烏頭貞郎上官似嘗勸石少傅中立慎緘石勃然  
曰上官似如下官口何

韓吏部贈玉川詩曰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  
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  
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又曰先生抱材湏大用宰

相未許終不仕王向子直謂韓與處士作牙人商度  
物價也古稱駟會今謂牙非也劉道原云本稱玄郎  
主玄市唐人書玄為牙因訛為牙理或信然今言萬  
為力千為撇非訛也若隱語尔

陳文惠堯佐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岐路  
游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構亭號佚老後歸政者往  
徃多効之公喜堆墨書游長安佛寺題名從者誤側  
硯汗鞋公性急遂窒筆於其鼻客笑失聲若皇甫湜  
怒其子不暇取杖遂齧臂血流

今人呼秃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公

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則此兵正謂末賊尔末厥對卑九字

世語虛偽為何樓蓋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

皆行濫者非沽濫稱也世語優人爲何市樂說者謂南都石駙馬家樂甚盛詆誚南市中樂人非也蓋唐元和時燕吳行役記其中已有河市字大抵不隸名軍籍而在河市者散樂名也世謂事之陳久爲瓚蓋五代時有馬瓚爲府幕其人魯慙有所聞見他人已馱熟而已甫爲新奇道之故今多稱瓚爲馱熟京師人貨香印者皆擊鐵盤以示衆人父老云以國初香印字逼近太祖諱故託物默諭

梁周翰真宗即位始知詰贈柳開詩曰九重城闕新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時楊大年宋昂同在禁掖楊未及滿三十而二公皆老數見靳侮梁謂之曰公毋侮我老此老亦將留與公尔朱昂聞之背面搖手掖

下謂梁曰莫與莫與大年死不及五十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

卿能道我爲卿飲靖舉曰夜筵設邏後盛臣拜洗受

賜兩朝厥荷通好情幹勤厚重微臣雅魯拜舞祝若

統福祐聖壽鐵擺嵩高俱可忒無極主大笑遂爲醕

觴漢史有槃木白狼詩譯出夷語殆不若靖真胡語

也劉沆亦使虜使凌壓之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澠繫

行人而不住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

仁宗待虜有禮不使纖微迂之二公俱謫官

古人多歌舞飲酒唐太宗每舞屬群臣長沙王亦小

舉袖曰國小不足以回旋張燕公詩云醉後歡更好

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揔成詩李白云要須

回舞袖拂盡五松山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環今時  
舞者必欲曲盡奇妙又恥効樂工藝益不復如古人  
常舞矣古人重歌詩自隋以前南北舊曲頗似古如  
公莫舞丁督護亦自簡澹唐來是等曲又不復入聽  
矣近世樂府爲繁聲加重疊謂之纏聲促數尤甚固  
不容一唱三歎也胡先生許太學諸生鼓琴吹簫及  
以方響代編磬所奏唯采蘋鹿鳴數章而已故稍曼  
延傍邇鄭衛聲或問之曰無他直纏聲鹿鳴采蘋爾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錦裁詩句班衣戲坐隅  
木奴今正熟肯効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至十歲  
讀此方悟之

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之而語曰公幸過我家



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藻飾宏麗錦繡珠翠殆非  
人間所擬歌舞歡醉巧書爲揮籌筆驛詩數篇以金  
帛數百千贈之復使騶從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翌日  
殆無復省所居矣他日遇諸塗又遺以白金數兩謂  
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爲佳句

趙少師初在漣水守館不數年後以學士知漣水繼  
來者名其堂豹隱曼卿有詩曰熊非清渭逢何莫龍  
卧南陽去不還年少客游今郡守蔚然疑在立談間  
後莫偕者

曹參嘗爲功曹而杜詩云功曹無復歎蕭何誤矣按  
光武嘗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陳子昂云吾聞中山  
相乃屬放麇翁放麇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謂之中

山亦誤矣唐韓臯鼓廣陵散其說謂母丘儉諸葛誕  
剽揚州舉兵討晉不成而散於廣陵爾劉道原謂漢  
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儉誕皆死壽春是時廣陵屬  
徐州至隋唐始爲揚州不可不察也

景祐中羌人叛詔遺士獻方畧率皆得官有題閔西  
驛舍曰孤星熒熒照寒野漢馬蕭蕭五陵下廟堂不  
肯用竒謀天子徒勞聘賢者萬里危機入燕薊八方  
殺氣衝靈夏逢時還似不逢時已矣吾生真苟且  
宋次道次西都詩以野狐落對五鳳樓言野狐落唐  
人名官人所聚也

太宗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爲句云郭鄭鄭東東  
野絳馬張張夏夏侯璘熙寧初有崔度崔公度王韶

王子韶又有章君陳陳君章如以西門豹對東方虬也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八馬給事字子山穆王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錢某爲人謝之曰正欲作對尔實非有盜也

永州何仙姑不飲食無漏世傳其神異岳州天慶觀柱以震折有倒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雷部夫婦二人長闊各三尺銀色莫不該信有熟於江湖間事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刻木記己物耳是亦不可知也嘗有道人自言隋唐間人譚黃巢事甚悉因曰黃太晚節至此張安道尚書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之言信然乎

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湓浦地尤勝絕夏梅詩最

佳英公儀夏云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馬銜若

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泣滿青衫梅云陶令歸來為

逸賦樂天謫官起悲歌有絃應被無絃笑何況臨絃

泣更多又有葉氏女名桂女流詩曰樂天當日最多情

淚滴青衫酒重傾明月滿船無處問不聞商女琵琶

聲

詞人以也字作夜音杜云青袍也自公白公云也向

慈恩寺裏游不可如字讀也

張湍為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豬以呈尹而豬輒突

入湍家湍即捉殺之湍對尹曰律云豬無故夜入人

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笑之為別市豬

張介以命術游公卿間寓居錢塘西湖上嘗自京師南歸士大夫率爲詩贈之呂許公王沂公時方執政亦皆有詩夏鄭公留守南京爲詩繼二公曰上公詩筆千金重逋客歸裝一舸輕莫到青山更招隱且留賢哲爲蒼生鄭公在朝數爲御史糾劾疑時宰諷旨作青雀詩青雀孤飛毛羽單卑棲豈敢礙鷓鷯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爲他人作彈丸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近年能詩者亦時有佳句蜀人楊諤宣室受釐落句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滕甫西旅來王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傳聞漢都護歸奉萬年觴諤有詩名題驪山詩云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最爲警策

唐人飲酒以令爲罰韓吏部詩云令徵前事爲白傳  
詩云醉翻襪衫拋小令今人以絲管歌謳爲令者即  
白傳所謂大都欲以酒勸故始言送而繼承者辭之  
搔首按舞之屬皆却之也至八遍而窮斯可受矣其  
舉故事物色則韓詩所謂耳近歲有以進士爲舉首  
者其黨人意侮之會其人出令以字偏傍爲率曰金  
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綉綃網至其黨人曰鬼魅  
魍魎魁俗有謎語曰急打急圓慢打慢圓分爲四段  
送在空前初以陶瓦乃謂令耳

陳文惠善爲四句詩在江湖有詩云平波渺渺煙蒼  
蒼菰蒲才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  
魚鄉文惠年六十餘才爲知制誥其後遂至真宰使

相致仕文惠喜堆墨書深自矜負號前無古人後無  
來者與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戲之政事堂有黑漆  
大飯床長五六尺許石取白堊橫畫其中可尺餘而  
謂陳曰吾頗學公堆墨字陳聞之歡甚石頤小吏二  
人舁飯床出曰吾已能寫口字陳爲悵然

江鄰幾善爲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  
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寃誰與辨臯橋客死  
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加我  
在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已出天然渾厚  
乃可言詩江得之矣江天質淳雅喜飲酒鼓琴圍碁  
人以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  
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留宿人家商度風韻陶

靖節之比江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局不得  
出江且就之郡中沙門羽士及里氓能棊者數人呼  
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爲圖前列騶導有一人  
騎馬青蓋其後沙門羽士褐衣數人葛巾芒屨累累  
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必減  
嵇阮也

道人張無夢在 真宗朝以處士見除校書郎無夢  
善攝生梅昌言知蘇州無夢求見之先與詩壺中一  
粒長生藥待與蘇州太守分好爲大言處之不宜自  
比李少君而然無夢年九十死無夢語人少時將欲  
屏居山中十歲自以謂不動及出見婦人美色乃復  
歉然又入山十餘年乃始寂定勸人飲食毋用鹽醋



煮餅淡食更有自天然味無夢老病耳聾其死亦無他異

蜀人李士寧好言鬼神詭異事爲余言嘗泛海值風廣利王使存問已又嘗一夜有人傳相公命已及往燕設甚盛飲食醉飽旣寤乃在梁門外疑所謂相公者二相神也人皆言士寧能佗心通士寧過予予故默作念侮戲之竟日士寧不知惡在其通也士大夫多遺其金帛錢物士寧以是財用常饒足人又以爲有術能歸錢與李少君類矣



劉放貢父詩話終



獻醜集

下場

藏書

閨女弄妝自謂天下色也出見施嬙始知獻醜予以  
 詩文獻醜者也自重痼之餘戶外事一不以綴意獨  
 嗜筆硯如竒聲美味每有題著必拊几嗟賞謂意語  
 天出不知前有古人今有作者及示人人傳以為笑  
 始悔不藏之也然則醜可藏乎曰不可安知不有窺  
 而笑者哉抑笑可禁乎曰不可禁笑則愈笑也與其  
 藏醜而人窺笑禁笑而人愈笑孰若獻醜之笑之為  
 快也故氏其集曰獻醜嘉熙丁酉中秋日梅屋許斐  
 自序

梅屋記

予小莊在秦溪極北屋庫地狹水南別築數椽為讀

書所四簷植梅因扁梅屋丁亥震凌屋仆梅壓移扁  
故廬客顧扁而問曰昔吟逋愛梅未嘗一日去梅爾  
愛梅無梅屋扁梅屋猶飢人畫餅奚益請去扁予曰  
向也以梅為梅今也以心為梅扁何問焉扁可以理  
觀不可以物視片木二字而已理觀四壁天地萬卷  
春風庾嶺香孤山玉豈襟袖外物哉斷斷以爭其無  
喋喋以術其有皆非物理之平也請別具隻眼客曰  
唯

### 瘞木文

溝中之斷僕取為薪斤斧將奏予止而哀之曰女巢  
鳳凰者乎棲鴟梟者乎傲歲寒而蒼翠者乎媚春光  
而紅紫者乎何楠杙不齒輶輻不錄而泛泛水中為

不剡之舟乎使造化者完女根株布女枝葉復生於  
仁壽之域或使匠氏斲為瑟琴文為犧象不朽於禮  
樂之鄉女欲之乎木以臆對曰天地一紅爐也古今  
一燄光也堯桀同埃孔跖共燼豈獨予可哀而為是  
拘拘者哉請爨之予不忍瘞于後圃焚且識曰出乎  
是反乎是與焚溺異木乎木乎超生死類

朱黃二君說

二君朱黃二筆也阿阿膠也

阿丈人揖朱黃君而問曰吾膠漆二友為梅屋校讎  
有功請各第而言之黃君曰辭訛理舛非我莫攻點  
謬畫差非我莫蓋且中央色也當受衆采北面朱君  
赭容奮髯而怒曰句讀我判四聲我分又文之美惡  
我標我準實破暗之燈火拯謬之丹砂也彼雌其名

而不雌伏耶阿丈人評之曰朱君事業果赫赫滿人目然頻濯髮者易禿苦用心者早衰外澤顏色者內未必無枯槁之疾黃君曰然請書爲主人養生之鑒

海鹽廣福永爲賢首教院記

竹軒住廣福之明年榛蕪芟夷廊廡環接學袍鱗萃慈像金鮮復舊觀之漸歎一日偕知寺淨喜來白梅屋居士曰君與寺鄰吾爲君友壞梁又有而祖監丞題墨前因後緣如此不絕敢有請焉廣福賢首道場也彼宗連住二三十年教異事殊隨葺隨毀更久燕雀亦無容身地矣吾持此教居此寺是客去主歸時也一身當百廢不敢不勉第恐主席未煖客單已侵主退客留寺興廢未可知也淨喜援郡刹真如故事

聞於禮部部然其然符郡郡帖縣及寺一邑官吏士  
民又莫不然其然也欲鏤帖以照來者子爲我證明  
居士曰萬物興廢有數而況寺乎寺當廢八萬四千  
母陀羅臂不能扶其毀當興九十五種外道心不能  
害其成今寺廢數極數極寺興如冬株剝落春陽必  
回華孕芳舒客寒不能遏也然則華嚴世界不從天  
隊則自地湧又其不然舍金雲委施力川增衆妙混  
成自然愜當是時和尚趺坐一席戒水澄源慧燈韜  
焰無佛無祖天地一塵昔未來未嘗不來今未去未  
嘗不去非來非去是名常住是帖也何必刻淨喜曰  
石已具姑刻之

梅屋書目序

予貧喜書舊積千餘卷今倍之未足也肆有新刊知  
無不市人有竒編見無不錄故環室皆書也或曰嗜  
書好貨鈞爲一貪貪書而飢不若貪貨而飽貪書而  
勞不若貪貨而逸人生不百年何自苦如此荅曰今  
人予不知之自古不義而富貴者書中略可考也竟  
何如哉予少安於貧壯樂於貧老忘於貧人不鄙夷  
予之貧鬼不挪揄予之貧書之賜也如彼百年何樂  
之有哉書目未有序童子志之

送張南窓序

南窓張君鴈山片玉也一日抱琴過我酒三行起而  
辭曰梅屋吾與琴相好江湖二十年程山行水不外  
一日弃月驛涼宵雪店寒曉手不釋弦弦亦不釋手



但未能如阮千里無貴賤長幼使之彈而無忤色也  
將卜居西湖與琴終老因過子以獻一曲曲曰抱琴  
來兮鴈山低抱琴歸兮鴈山崔嵬卜居兮西湖之屋  
身伯牙兮心子期予謝之曰人琴俱清又居西湖孤  
山之梅添香矣他日予到西湖見鷗鷺當門花竹繞  
屋而中有琴聲者必君之居也訪君君罷琴而接之  
乎

融春室記

予多病畏寒未冬爲縮殼蝸矣陋室第三桁下分立  
四榻中垂一簾對懸樂天東坡二先生像當窻晴日  
煖肌骨暢柔壚温火深神氣和浹未信天地間別有  
春也嗚呼室舊室也歲殘歲也何昨也冬而今也春

吾疑二先生在焉霜雪不敢犯又疑葉葉春風自書  
卷中流出不然是造物者憐我寒瘼異令於一室也  
然不敢私一室之春願融而爲天下之春貧褐富裘  
同一溫纊家居客寓同一熙臺此予之心也二先生  
之心也

王文書目序

王文以書謁而貌有羸色予問其故對曰文載書自  
杭而湖自湖而秀村縈郭滯日引月長舟不減輕囊  
不增重蠹飽而人飢別圖什一之利而未忍不獨貌  
羸心亦凋矣予曰女書不售他利可圖士不讀書無  
業可換況當天子興太平以詩書化天下天下之士  
方鮮醒陋目剗鉢怠心吾見家韓檠而戶鄴架爾羸

然之貌爲欣然之色矣姑小待

責井文

夏五小旱井無羽泉予俯睨而責之曰吾謂女炎夏  
涵冷凜冬抱溫不趨其時者也朝瓢冰澄莫罌玉溜  
不易其操者也今衆源猶活爾泉獨枯泄竇塵積甃  
縫煙生始悔知女者淺期女者之太深也予寧休炊  
息飲誓不屈耿恭之膝言訖倦齕而睡見童子蓬頭  
土面焦唇燥吻喁喁而告曰吾井神也使爾釜不生  
塵衣不凝垢者誰乎使爾筆硯津津濡雲染霧樽壘  
灑灑泛月浮花者又誰乎以濟亡功一渴成怨何少  
恩耶當扣天閻闢泉戶償子無窮之汲覺不知其所  
之但聞西簷之雨

送教上人序

人不游學自塗耳目者也士而游學渺渺江湖寥寥  
師友何處非重費哉故以貧塗耳目者十常八九僧  
天地一刹也聞鍾展鉢望塔投師安有士之一費如  
是而不游學守巢鳥耳鄉僧修教讀智者書參皎然  
靈一句法又飛錫鷲峰目書外之書耳句外之句離  
山出海之龍象歟鷲峰予舊吟行之地也老矣不能  
侶馳作送行序

樵談并序

樵身也談心也向月礪雲崖和樹聲答泉  
響高亦可低亦可繁亦可簡亦可猿鶴不  
猜鹿豕不忌恐饒舌者語世人世人笑之

耳世人談王道樵亦能笑之

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憂  
無慮日日豐年

擘書覆詭裂史黏窻誰不惜之士厄窮途落冤穿聞  
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仇腹  
中之文哀哉

與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雖融為水其色愈汗與端  
方人處如炭入熏爐雖化為灰其香不滅

小人出事剝竊入事重修是攘雞賽神攫金妝佛神  
佛其據我乎

逢彼躁忿如塗雪著面而易融逢彼笑怒如隙風侵  
肌而不覺

子怨父貧兄攘弟富妻妾視豐儉為悲懼奴僕視盛衰為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

殺人者死定法也酷吏殺人不死謬將殺人不死庸鑿殺人不死法定乎

凶人祭祀吉神不饗如君子不受小人之苞苴吉人祭祀凶神不臨如小人不登君子之俎豆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或問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歲餘與叔敖無辨今人終身學孔顏何百不一如曰心學滑稽易口耳

學聖賢難

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半呪動得千金文士

剗精鉢心不博人一笑吁士也賤何獨在茲

攜魚上砧送蟹入金無不惻然及坑才陷藝惟恐不深是不忍於細而忍於大

鬪金闕玉不幸甚矣而先人手澤亦卷分帙散永為不全之書是遭無談之秦也哀哉

貴蓄孔鵬賤視賓客肥飼猿鹿瘦役輿臺不義而富貴者之積習也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古人歎未知為人父之道而有子今人未知為人子之道而有子

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

弟子第可復胚乎

龍有蛇之一鱗不害其為靈玉有石之一脉不害其為寶士有百行一行偶違不害其為君子

自己之僂真僂也不求真仙而求繪鍾塑呂惑矣堯行舜趨周冠孔裳者恐未可以貌定也使其見遺金於曠寂之途遇色婦於空閑之室而一不動心是堯舜返蒐周孔復肉不然仁義之賊也

或問浮屠氏以身為旅伯何必殫費金朱華耀土木曰小人性貪非窮奢極侈無以起其信心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電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

讀孔孟之書而不嗜殺人者未為仁人也讀孫吳之



書而不嗜殺人者仁人也

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閉門

燕處文梁壘深鷓煖鳩棲弱葦巢折身危蕭曹得其  
託勲成烈就慶衍後人且增失其託義破忠殘餒  
貽先世然則劉季豪傑之文梁項羽英雄之弱葦  
也

上交之難甚矣百諂未必喜一忠刻骨怨之百巧未  
必錄一拙終身弃之所以古人高尚其事

虎不食虎人食人虎不食子人食子哀哉

破爪傷膚壞梳摘髮色爲之變藜藿珍瘞身列艷靡骨  
心爲之安

倚富者貧倚貴者賤倚彊者弱倚巧者拙倚仁義不

貧不賤不弱不拙

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家  
贍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富  
私一家也

瘖犬說

別墅二犬一犬瘖廢羣佃交議曰職吠者無聲當與  
不鳴鴈俱死予召而喻之曰夫瘖於聲者未必瘖於  
心也是畜呼之而來叱之而去不瘖於進退者也賓  
戚升堂噤而迎之塗人過門哆而逐之又不瘖於親  
踈者也視夫衛輒吠父王莽吠君管象吠兄弟怒聲  
徒嘈嘈於天下後世耳爾不原其心而鳴者生瘖者  
死是冒持聽衡謬操刑柄生者幸而死寃矣羣佃相

視而歎曰吾儕瘖於心者也念不到此敢不與是畜  
俱生拱而退

獻醜集







隋遺錄卷第上



唐顏 師古 撰

大業十二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宮  
 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  
 願擇將征之攀車留惜指血染鞅帝意不回因戲飛  
 帛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  
 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既行師徒百萬前  
 驅大橋未就別命雲屯將軍麻叔謀濬黃河入汴堤  
 使勝巨艦叔謀銜命甚酷以鐵脚木鵝試彼淺深鵝  
 止謂濬河之夫不忠隊伍死水下至今兒啼聞人言  
 麻胡來即止其訛言畏人皆若是帝離都旬日幸宋  
 何妥所進車車前隻輪高廣踈釘為刃後隻輪庫被

反下以柔榆爲之使滑勁不滯使牛御焉

車名傳自何妥傳

都抵汴郡日進御車女車

許偃反

垂鮫綃網雜綴片

玉鳴鈴行搖玲瓏以混車中笑語冀左右不聞也長

安貢御車女表寶兒年十五腰支纖墮駉冶多態帝

寵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蒂迎輦卷云得之嵩山塢

中人不知名採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輦

名之花外殷紫內素膩菲芬粉蕊心深紅跗爭兩卷

枝幹烘翠類通草無刺葉圓長薄其香氣穠芬馥或

惹襟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多不睡帝命寶兒持之

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勅於帝

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鸞可掌上舞

朕常謂儒生飾於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

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  
世南應詔為絕句曰學畫鴟黃半未成垂肩鞞袖太  
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上大悅至  
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綵纜窮極侈靡舟前  
為舞臺臺上垂蔽日簾簾即蒲澤國所進以負山蛟  
睫紉蓮根絲貫小珠間睫編成雖曉日激射而光不  
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檝號  
為殿脚女一日帝將登鳳舸凭殿脚女吳絳仙有喜  
其柔麗不與群輩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  
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輦召絳仙將拜媵好適值絳仙  
下嫁為玉工萬郡妻故不克諧帝寢興罷擢為龍舟  
首檝號曰崆峒夫人由是殿脚女爭效為長蛾眉司

官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為蛾綠螺子黛出波斯國  
每顆直十金後徵賦不足雜以銅黛給之獨絳仙得  
賜螺黛不絕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  
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食如絳仙真可療飢矣因吟持  
檝篇賜之曰 舊曲歌桃葉新粧艷落梅將身倚輕  
檝知是渡江來詔殿脚女千輩唱之時越溪進耀光  
綾綾紋突起時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泛於石帆山  
下收野繭繰之繰絲女夜夢神人告之禹穴三千年  
一開汝所得野繭即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絲織  
為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故進之帝獨賜司花  
女洎絳仙他姬莫預蕭妃恚妬不懌由是二姬稍稍  
不得親幸帝常醉遊諸宮偶戲宮婢羅羅者羅羅畏



蕭妃不敢迎帝且辭以有程姬之疾不可薦寢帝乃  
嘲之曰箇人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顙族小峨幸好留  
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帝自達廣陵宮中多劾  
吳言因有儂語也帝昏酒滋深往往爲妖祟所惑嘗  
游吳公宅雞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尚喚帝爲殿  
下後主戴輕紗皂幘青綽袖長裾綠錦純緣紫紋方  
平履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人迥美帝屢目  
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即麗華也每憶桃葉山  
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  
試東郭貌紫毫筆書小研紅綃作荅江令壁月句未  
終見韓擒虎躍青驄駒擁萬甲直來衝人都不存去  
就便至今日俄以綠文測海蠶酌紅梁新醞勸帝帝

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白後主辭以拋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支依拒無復往時姿態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窻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牕云○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牕明○寄碧玉云離別腸應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招麗華拜求帝一章帝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不留儂會有留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強爲之操觚曰○見面無多事聞名爾許時坐來生百媚實箇好相知麗華捧詩頰然不懌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逸

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  
封書至今使人怏怏不悅帝忽悟叱之云何今日尚  
自我爲殿下復以往事訊我耶隨叱聲恍然不見

隋遺錄卷上



隋遺錄卷下

帝幸月觀煙景清朗中夜獨與蕭妃起臨前軒簾櫳不開左右方寢帝凭妃肩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映薔薇叢調宮婢衣帶爲薔薇罽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見腰支纖弱意爲寶兒有私帝披單衣亟行擒之乃宮婢雅娘也迴入寢殿蕭妃謂笑不知止帝因曰往年私幸安娘時情態正如此此時雖有性命不復惜矣後得月賓被伊作意態不徹是時儂怜心不減今日對蕭娘情態曾効劉孝綽爲雜憶詩常念與妃妃記之否蕭妃承問即念云憶睡時待來剛不來卸粧仍索伴解珮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沉水未成灰又云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裊

笑動上林中除却司晨鳥帝聽之咨嗟云日月遄逝  
今來已是幾年事矣妃因言聞說外方群盜不少幸  
帝圖之帝曰儂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人生能幾何  
縱有他變儂終不失作長城公汝無言外事也帝嘗  
幸昭明文選樓車駕未至先命宮娥數千人昇樓迎  
侍微風東來宮娥衣被風綽直泊肩項帝覩之色荒  
愈熾因此乃建迷樓擇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  
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藝名香於四隅煙氣霏霏  
常若朝霧未散謂爲神仙境不我多也樓上張四寶  
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  
四名延秋月粧奩寢衣帳各異製帝自達廣陵沉湎  
失度每睡須搖頭四體或歌吹齊鼓方就一夢侍兒

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振聳支節然後成寢  
別賜名為來夢兒蕭妃常密訊俊娥曰帝體不舒汝  
能安之豈有他媚俊娥畏威進言妾從帝自都城來  
見帝常在何妥車車行高下不等女態自搖帝就搖  
怡悅妾今幸承皇后恩德侍寢帳下私効車中之態  
以安帝耳非他媚也他日蕭后誣罪去之帝不能止  
暇日登迷樓憶之題東南柱二篇云○黯黯愁侵骨  
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半為多情○又云○不  
信長相憶絲從鬢裏生閑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殿  
脚女自至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由是絳仙等亦不  
得親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迴進合歡水果一  
器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遇馬急搖解絳

仙拜賜私恩因附紅牋小簡上進曰○驛騎傳雙果  
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省章不悅  
顧黃門曰絳仙如何何來辭怨之深也黃門懼拜而  
言曰適走馬搖動及月觀果已離解不復連理帝意  
不解因言曰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  
亦何謝左貴嬪乎帝於宮中嘗小會為拆字令取左  
右離合之意時杏娘侍側帝曰我取杏字為十八日杏  
娘復解羅字為四維帝顧蕭妃曰爾能拆朕字乎不  
能當醉一盃妃徐曰移左畫居右豈非淵字乎時人  
望多歸唐公帝聞之不懌乃言吾不知此事豈為非  
聖人耶於是姦蠹起於內盜賊攻於外直閣裴虔通  
虎賁郎將司馬德勤等引左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



將謀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奏即宣詔云門下寒暑迭用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勞逸也故士子有遊息之談農夫有休勞之節咨爾髡衆服役甚勤執勞無怠埃壒溢於爪髮蟣虱結於兜鍪朕甚憫之俾爾休番從便噫戲無煩方朔滑稽之請而從衛士迺上之文朕於侍從之間可謂恩矣可依前件事是有焚草之變

右大業拾遺記者上元縣南朝故都梁建瓦棺寺閣閣南隅有雙閣閉之忘記歲月會昌中詔拆浮圖因開之得荀筆千餘頭中藏書一帙雖皆隨手靡潰而文字可紀者乃隋書遺藁也中有生白藤紙數幅題爲南部煙花錄僧志徹得

之及焚釋氏群經僧人惜其香軸爭取紙尾拆去視軸皆有魯郡文忠顏公名題云手寫是錄即前之荀筆可不舉而知也志徹得錄前事及取隋書校之多隱文特有符會而事頗簡脫豈不以國初將相爭以王道輔政顏公不欲華靡前跡因而削乎今堯風已還德車斯駕獨惜斯文湮沒不得為詳人才子談柄故編云大業拾遺記本文缺落凡七十八悉從而補之矣

隋遺錄下



書斷列傳第一



古文

大篆

籀文

小篆

八分

隸書

章草

行書

飛白

草書

汲冢書

李斯

蕭何

蔡邕

崔瑗

張芝

張昶

劉德升

師宜官

梁鵠

左伯

胡昭

鍾繇

鍾會

韋誕

古文

按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神

明仰觀奎星園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  
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  
頡倣象是也

### 大篆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曰柱下史始  
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  
之無窮甄鄴定六書三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  
又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並此也以史官製之用  
以教授謂之史書凡九千字

### 籀文

周太史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  
書謂之籀文七略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

與孔氏壁中古文體異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

小篆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

八分

按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爲八分言有模楷始皇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飛去

隸書

按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爲縣

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以奏事煩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為隸人佐書故曰隸書

### 章草

按章草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漢俗簡隋漸以行之是也

### 行書

按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升所造也行書即正書之小為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鍾元常善行書是也爾

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

### 飛白

按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邕在鴻都門見匠人施亞帚遂創意焉

### 草書

按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望烽走駟以篆隸難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今之草書也

### 汲冢書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

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  
異同耕人姓不不字呼作處其名曰淮出春秋  
後序文選中註出尚書故實

### 李斯

秦丞相李斯曰自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為古遠  
人多不詳今刪略繁者取其合體參為小篆斯善書  
自趙高已下咸見伏焉刻諸名山碑璽銅人並斯之  
筆書秦望紀功石乃曰吾死後五百三十年當有一  
人替吾迹焉出蒙恬筆經斯妙篆始省改之為小篆者蒼  
頡篇七章雖帝王質文世有損益終以文代質漸就  
澆醜則三皇結繩五帝畫象三王肉刑斯可況也古  
文可為上古大篆為中古小篆為下古三古謂實草  
隸謂華妙極於華者羲獻精窮其實者籀斯始皇以



和氏之璧琢而為璽令斯書其文今泰山嶧山及秦望等碑並其遺迹亦謂傳國之偉寶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

李斯書如為冠蓋不易施手

出書評

蕭何

前漢蕭何善篆籀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

者如流何使禿筆書

出羊欣筆陣圖

蔡邕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儀容竒偉篤孝博學能畫善音明天文術數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今古又勅造飛白妙有絕倫喈八分飛白入神大篆小篆隸書入妙女琰甚賢

明亦工書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一素書八角垂芒篆寫李斯并史籀用筆勢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叫喜歡若對數十人喈因讀誦三年便妙達其旨伯喈自書五經於太學觀者如市出羊欣筆法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為神出表昂書評

崔瑗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駟子玉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媚趣過之點畫精微神變無礙利金百鍊美玉天姿可謂冰寒於水也表昂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章草入神小篆入妙

張芝

張芝字伯英性好書凡家之衣帛皆畫而後練尤善章草又善隸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又云崔氏之肉張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伯英草行入神隸書入妙

伯英書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

出袁昂書評

### 張昶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為黃門侍郎尤善章草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文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入能

### 劉德升

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勑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

師其法世謂鍾繇善行狎書是也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

### 師宜官

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因書其壁以售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則鏹滅之後為表術將鉅鹿耿球碑術所立宜官書也

宜官書如鷗羽未息翩翩自逝

出表昂書評

### 梁鵠

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書知名舉孝廉為郎亦在鴻都門下遷選部

郎靈帝重之魏武甚愛其書常懸帳中又以釘壁以爲勝宜官也于時邯鄲淳亦得次仲法淳宜爲小字鵠宜爲大字不如鵠之用筆盡勢也

左伯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名與毛弘等列小異於邯鄲淳亦擅名漢末又甚能作紙漢興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爲之而子邑尤行其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研妙暉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少而博學不慕榮利有夷皓之節甚能籀書真行又妙衛恒云胡昭與鍾繇並師於

劉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鍾瘦尺牘之迹動見模楷  
羊欣云胡昭得張芝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張  
華云胡昭善隸書茂先與荀勗共整理記籍又立書  
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可謂宿士矣

### 鍾繇

魏鍾繇字元常繇少隨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遂  
與魏太祖邯鄲淳韋誕等議用筆繇乃問蔡伯喈筆  
法於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背嘔血太祖以五靈丹  
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由是繇筆  
更妙繇精思學書卧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  
見萬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最妙者八分出羊欣筆陣圖  
繇尤善書於曹喜蔡邕劉德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

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  
以來一人而已雖古之善政遺愛結於人心未足多  
也尚德哉若其行書則羲之獻之之亞草書則衛索  
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為最也太和四年薨  
迨八十矣元常隸行入神草八分入妙鍾書有十二  
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

出袁昂書評

### 鍾會

鍾會字士季元常少子善書有父風稍備筋骨美兼  
行草尤工隸書遂逸致飄然有凌雲之志亦所謂劍  
則干將鏌鋇焉會嘗詐為荀勗書就勗母鍾夫人取  
寶劍會兄弟以千萬造宅未移居勗乃潛畫元常形  
像會兄弟入見便大感慟勗書亦會之類也會隸行

草章草並入妙

韋誕

魏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端之子官至侍中伏膺於張伯英兼邯鄲淳之法諸書並善題署尤精明帝凌雲臺初成令仲將題榜高下異好宜就點正之因危懼以戒子孫無為大字楷法表昂云如龍拏虎據劔拔弩張張茂先云京兆韋誕誕子熊潁川鍾繇繇子會並善隸書初青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宮觀始就詔令仲將大為題署以為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純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



言然草跡之妙亞乎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  
仲將八分隸書章草飛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  
將工書子熊字少季亦善書時人云名父之子克有  
二事世所美焉

又云魏明帝凌雲臺成誤先釘榜未題署以籠盛誕  
輓轡長絙引上使就榜題去地二十五丈誕危懼戒  
子孫絕此楷法出書錄

書斷卷第一



書斷列傳第二

王羲之

王獻之

王脩

荀爽

謝安

王廙

戴安道

康昕

韋昶

蕭思話

王僧虔

王融

蕭子雲

蕭特

智永

智果

王羲之

晉王羲之字逸少曠子也七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祕羲之笑而不答母曰爾看用筆法父見其小恐不能祕之語羲之曰待爾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請今而用之

使待成人恐蔽兒之幼令也父喜遂與之不盈朞月  
書便大進衛夫人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  
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  
晉帝時祭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筆入木三分三十  
三書蘭亭序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訖空中有語卿書  
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自言真勝鍾繇羲之  
書多不一體出羊欣筆陣圖

逸少善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  
千變萬化得之神功逸少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  
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  
玄之凝之徽之操之並工草

又

羲之嘗以章草答庾亮亮示翼翼見乃歎伏因與羲  
之書云 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沛遂乃亡  
失嘗歎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  
還舊觀舊說羲之罷會稽住戴山下日見一老姥把  
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此欲貨耶一枚幾錢答  
云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五字姥大悵惋云老舉  
家朝飧唯仰於此云何書壞王答云無所損但道是  
王右軍書字請一白既入市人競市之後數日復以  
數十扇來詣請更書王笑而不答又云羲之曾自書  
表與穆帝專精任意帝乃令索紙色類長短闊狹與  
王表相似使張翼寫効一毫不異乃題後答之羲之  
初不覺後更詳看迺歎曰小人亂真乃爾羲之性好

鵝山陰曇礪村有一道士養好者十餘王清旦乘小船故往看之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使合羣以奉義之停半日爲寫畢籠鵝而歸大以爲樂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給意甚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榼几至滑淨王便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比還家其父已刮削都盡兒還失書驚懊累日出圖書會粹

又

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常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石

高平郟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  
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脩被襪之禮揮毫製序  
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適媚勁健絕代更無凡  
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  
字最多

出法書  
要錄

### 王獻之

王獻之字子敬尤善草隸幼學於父次習於張芝尔  
後改變制度別創其法率尔師心冥合天矩初謝安  
請為長史太元中新造太極殿安欲使子敬題榜以  
為萬代寶而難言之乃說韋仲將題凌雲臺之事子  
敬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  
若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子敬年五六歲時

學書右軍從後潛掣其筆不脫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遂書樂毅論與之學竟能極小真書可謂窮微入聖筋骨緊密不減於父如大則尤直而寡態豈可同年唯行草之間逸氣過也及論諸體多劣右軍總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皆入神八分入能

又

羲之爲會稽子敬出戲見北館新白土壁白淨可愛子敬令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爲方丈一字晻曖斐亶極有勢好日日觀者成市羲之後見歎其美問誰所作答曰七郎羲之於是作書與所親曰子敬飛白大有直是圖於此壁子敬好書觸遇造玄有一好



事年少故作精白紗襪著往詣子敬便取襪書之草  
正諸體悉備兩袖及標略周自歎比來之合年少覺  
王左右有凌奪之色於是掣襪而走左右果逐及於  
門外鬪爭分裂衣少年纔得一袖而已子敬為吳興  
羊欣父不疑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為  
子敬所知子敬往縣入欣齋欣著新白絹裙書眠子  
敬乃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  
出圖書會粹

又

獻之嘗與簡文帝書十許紙題最後云下官此書甚  
合作願聊存之此書為桓玄所寶玄愛重二王不能  
釋手乃撰縑素及紙書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秩嘗

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投于江  
或謂小王為小令非也獻之為中書令卒於官族弟  
珉代之時以子敬為大令季琰為小令

出法書要錄

### 王脩

王脩字敬仁仲祖之子宫至著作郎少有秀令之譽  
年十三著賢令論劉真長見之嗟歎不已善隸行書  
嘗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畫讚與之王僧虔曰敬  
仁書殆窮其妙王子敬母看吐吐逼人昇平元年卒  
年二十四始王導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猶衣帶中  
盛尚書宣示過江後以賜逸少逸少乞敬仁敬仁卒  
其母見此書平生所好以入棺敬仁隸行入妙殷仲  
堪書亦敬仁之亞也

荀輿

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  
出尚書故實

謝安

謝安字安石學正於右軍右軍云卿是解書者然知  
解書為難安石尤善行書亦猶衛洗馬風流名士海  
內所瞻王僧虔云謝安入能書品錄也安石隸行草  
並入妙兄尚字仁祖萬石並工書

王廙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隸飛白祖述  
張衛法復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翫之遭  
永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

盧器得之壘跡猶在出國史異纂

戴安道康昕

晉戴安道隱居不仕總角時以雞子汁澉白瓦屑作鄭玄碑自書刻之文既竒麗書亦妙絕又有康昕亦善草隸王子敬常題方山亭壁數行昕密改之子敬後過不疑又爲謝居士題畫像以示子敬子敬歎能以爲西河絕矣昕字君明外國人官至臨沂令

韋昶

晉韋昶字文休仲將兄康字元將涼州刺史之玄孫官至潁川太守散騎常侍善古文大篆及草狀貌尤古亦猶人則抱素木則封冰竒而且勁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宮室及廟諸門並欲使王獻之隸草書題榜

獻之固辭乃使劉瓌以八分書之後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問王右軍父子書君以爲云何答曰二王自可謂能未是知書也又妙作筆王子敬得其筆歎爲絕世義熙末卒年七十歲餘文休古文大篆草書並入妙

蕭思話

宋蕭思話蘭陵人父源冠軍瑯琊太守思話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工書學於羊欣得其體法雖無奇峰壁立之秀運用連崗盡望勢不斷絕亦可謂有功矣王僧虔云蕭全法羊風流媚好殆欲不減筆力恨弱袁昂云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也

王僧虔

瑯琊王僧虔博涉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爲詞也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虔歷左僕射尚書令謚簡穆公僧虔長子慈年七歲外祖江夏王劉義恭迎之入中齋施諸寶物恣其所取慈唯取素琴一張孝子圖而已年十歲共時輩蔡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衆僧今日何乾乾慈應聲答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蔡氏之宗約興宗之子也謝超宗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答云慈書與大人猶雞之比鳳超宗鳳之子慈歷侍中贈太常卿約歷太子詹事

出談數

又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為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矣

出南史

王融

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倣家藏紙貴而風魚蟲鳥是七國時書元長皆作隸字故貽後來所詰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為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卦為書為一以太為兩法徑丈一字方寸千言

出法書要錄

蕭子雲

梁蕭子雲字景喬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

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寶之傳至張氏賓護東都舊第有蕭齊前後序皆名公之詞也出尚書故實

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翫號曰蕭

齋出國史

### 蕭特

海鹽令蘭陵蕭特善草隸高祖賞之曰子敬之書不如逸少蕭特之迹遂過其父出談

### 僧智永

陳永欣寺僧智永師遠祖逸少歷紀專精攝齊升堂真草唯命智永章草及草書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



工書丁覘亦善隸書時人云丁真永草

又

智永嘗於樓上學書業成方下

出國史異纂

梁周興嗣編次千字文而有王右軍者人皆不能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賞錫甚厚右軍孫智永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外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吳興永欣寺積年學書後有秃筆頭十卷每卷皆數石人來覓書并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戶限為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為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為退筆塚自製銘誌出尚書故

實

嘗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籠籠受一石餘而五籠滿

山法書要錄

### 僧智果

隋永欣寺僧智果會稽人也煬帝甚善之工書銘石其為瘦健造次難類嘗謂永師曰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於膚肉山水不厭高深而比公稍乏清幽傷於淺露若吳人之戰輕進易退勇力而非武虛張誇耀無乃小人儒乎智果隸行草入能

### 書斷列傳第二

書斷列傳第三

唐太宗

購蘭亭序

漢王元昌

歐陽詢

歐陽通

虞世南

褚遂良

薛稷

高正臣

王紹宗

鄭廣文

李陽冰

張旭

僧懷素

唐太宗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自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道勁為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又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能學其形勢惟在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

耳嘗召三品已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  
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  
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  
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出尚書  
故實

### 購蘭亭序

王羲之蘭亭序僧智永弟子辯才嘗於寢房伏梁上  
鑿爲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於師在日貞觀中太  
宗以聽政之暇銳志翫書臨羲之真草書帖購募備  
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辯才之所乃勅追師  
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  
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  
嘗獲見自師沒後荐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

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之處又勅追辯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蹟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設謀計取之必獲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召見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隨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辯才院止於門前辯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就前禮拜云弟子

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温  
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即共圍碁撫琴投壺握  
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  
後無形迹也便留夜宿設缸面藥酒果等江東云缸  
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賓賦詩  
辯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如萬里來  
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來旅鴈哀  
非君有祕術誰照不然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  
逅欸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  
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誰憐失羣翼長苦業風飄妍  
蚩略同彼此諷味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  
辯才云檀越閑即更來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

此者數四詩酒爲務其俗混然經旬朔翼示師梁元  
帝自畫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  
先傳二王楷書法弟子自幼來耽翫今亦數帖自隨  
辯才欣然曰明日可將來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  
以示辯才辯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貧  
道有一真跡頗是殊常翼曰何帖才曰蘭亭翼笑曰  
數經亂離真迹豈在必是響榻僞作耳辯才曰禪師  
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  
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樑上檻內出之翼見  
訖故駁瑕指類曰果是響榻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  
之後更不復安於伏梁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  
置于几案之間辯才時言八十餘每日於窻下臨學

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弟等  
無復猜疑後辯才出赴露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  
來房前謂童子曰翼遺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爲開  
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  
安驛告驛長凌歊曰我是御史奉勅來此今有墨勅  
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齊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  
宣示勅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辯才辯才仍在  
嚴遷家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云侍御須  
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勅  
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已得矣故喚師來取別辯才聞  
語而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發至都奏御太  
宗大悅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貞



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鏤瓶一馬腦椀一並實以珠內廐良馬兩匹兼寶裝勒轡宅莊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祕恠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數月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便勅越州支給辯才不敢將入已用迴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強飯唯歎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榻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後隨仙駕入玄宮矣今趙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直

錢數萬也出法書要錄

又

一說王羲之嘗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事僧有三

寶寶而持之一曰右軍蘭亭書二曰神龜以銅為之

升以水貯之龜則動三曰如意以鐵為之光明太宗

特工書聞右軍蘭亭真跡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

知在廣州僧而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其書僧

曰第一寶亡矣其餘何愛乃以如意擊石折而棄之

又投龜一足傷自是不能行矣出紀

### 漢王元昌

唐漢王元昌神堯之子善行書諸王仲季並有能名

韓王曹王亦其亞也曹則妙於飛白韓則工於草行

魏王魯王亦韓王之倫也

歐陽詢

唐歐陽詢字信本博覽今古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率更令書則八體盡能筆力勁險高麗愛其書遣使請焉神堯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貞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詢飛白隸行草入妙大篆章草入能

又

率更嘗出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步復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乃歐陽率更

書也出國史異纂

歐陽通

唐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嘗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筆管狸毛為心覆秋兔毫松烟為墨末以麝香紙必須堅緊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薛純陀亦効歐草傷於肥鈍亦通之亞也出朝野僉載

###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會稽人仕隋為祕書郎煬帝知其才嫉其鯁直一為七品十餘年仕唐至祕書監文皇曰世南一人遂兼五絕一曰博學二曰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詞藻五曰忠直有一於此足謂大臣而世南兼之行草之餘尤所偏工本師於釋智永及其暮齒加以道逸卒年八十九伯施隸行草入妙

### 褚遂良

褚遂良河南人父亮太常卿遂良官至右僕射善書少則伏膺虞監長則師祖右軍真書甚得其媚趣顯慶中卒年六十四遂良隸行入妙亦嘗師受史陵然史亦有古直傷於踈瘦也

又

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官豈能若此者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

出國史異纂

薛稷

薛稷河東人官至太子少保書學褚尤尚綺麗媚好

膚肉得師之半矣可謂河南公之高足甚為時所珍  
尚稷隸行入能

又

稷外祖魏倣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銳精模倣筆  
態道麗當時無及之者及善畫博採古跡埒於祕書

出譚  
賓錄

### 高正臣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卿習右軍之法睿宗愛其  
書張懷素之先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或憑書之  
高嘗為人書十五紙張乃戲換其五紙又令示高再  
看不悞客曰有人換公書高笑曰必是張公也乃審  
詳之得其三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觀之竟不能辨高

嘗許人書一屏幃踰時未獲其人乃出使淮南臨別大悵惋高曰正臣故人在申州正與僕書一類公可便往求之遂立申此意陸東之嘗為高書告身高皇嫌之不將入秩後為鼠所傷乃持去張公曰此鼠甚解正臣意風調不合一至於此正臣隸行草入能

王紹宗

王紹宗字承烈官至祕書少監祖述子敬欽羨東之其中小真書體象尤甚其行書及章草次於真常與人書云鄙夫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每與吳中陸大夫論及此道明朝必不覺已進陸後於密訪知之嗟賞不少將余比虞士以虞亦不臨寫故也但心準目想而已聞虞

眠布被中恒手畫腹皮與余正同也承烈隸行草入能

鄭廣文

鄭虔任廣文博士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布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為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出尚書故實

李陽冰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載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為恠異李陽冰見之寢卧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名姓碑有



碧落二字時人謂之碧落碑

出國史補

張旭

張旭書得筆法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聞公主與  
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  
其神飲醉輒草書揮毫大叫以頭搵水墨中天下呼  
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  
者歐虞褚陸或有異論至長史無間言

出國史補

又

旭釋褐為蘇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  
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  
曰其實非論事但覩少公筆跡竒妙貴為篋笥之珍  
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父愛書兼有

著述長史取示之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  
之妙冠于一時出幽閑  
鼓吹

僧懷素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聖三昧棄筆堆積埋山下

號筆塚出國  
史補

書斷列傳卷第三

書斷雜編卷第四

程邈已下

邯鄲淳已下

姜詡已下

王羲之

王廙

潞州盧

桓玄

褚遂良

蘭亭真跡

王方慶

二王真跡

八體

李都

東都乞兒

盧弘宣

嶺南兎

程邈已下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曰隸書

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小異李斯見師一時陳留蔡邕後漢人左中郎將善篆採喜之法真

定直父碑文猶傳於世篆者師焉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官善篆隸每書一坐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坐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宜官能爲大字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書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至飲足削書而退安定梁鴻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乃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鴻手也

出王僧虔名書錄

邯鄲淳已下

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法名在鴻後毛弘鴻弟子祕書八分皆傳弘法又有左子邑與淳小異亦有名京兆杜度爲魏齊相始有草名安平崔

瑗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符堅得摹瑗書王子敬云  
極似張伯英瑗子寔官至尚書亦能草弘農張芝高  
尚不仕善草書精勤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  
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忿忿不暇草時人謂爲  
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人中云芝書  
者多是昶也出王僧虔  
名書錄

姜詡已下

姜詡梁宣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伯英弟子並善草  
誕最優魏宮館寶器皆是誕手魏明帝起凌雲臺誤  
先釘榜而未之題以籠盛誕轆轤引上書之去地二  
十五丈誕甚危懼乃誡子孫絕此楷法誕子少季亦  
有能稱羅暉趙恭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

州而矜許自與衆頗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敘云上  
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起亦善草不及  
崔張劉德升善爲行書不詳何許人潁川鍾繇魏太  
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家俱學於德升而胡書肥鍾  
書瘦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  
程書三曰狎書相聞者也繇子會鎮西將軍絕能學  
父書改易鄧艾上章事莫有知者河東衛覲魏尚書  
僕射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  
覲子瓘爲晉太保採芝法以覲法參之更爲草藁藁  
是相聞書也瓘子恒亦善書博識古文字燉煌索靖  
張芝姊之孫晉征西司馬亦善草陳國何元公亦善  
草書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著痛快滎陽暢晉祕書

令史善八分

出王僧虔名書錄

王羲之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日辛亥而書亦真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王以獻便留內不出或云其後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為灰燼此書亦見焚矣

出國史異纂

王廙

王廙羲之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曰吾諸事不足法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

出尚書故實

潞州盧

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蔡邕鴻都學所書石  
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王羲之借船帖書之尤工  
者也故山北盧匡寶惜有年盧公致書借之不得云  
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盧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  
忽有人將書帖就盧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驚異問  
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盧歎異移時不問其價  
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京師書僧孫盈者名甚著盈  
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  
真偽無所逃焉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  
之不果盧公時其急切減而賤之日久滿百千方得  
盧公韓太沖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閱而識焉尚



實書故

桓玄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餠桓玄嘗盛陳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因有浣玄不懌自是會客不設寒具

出尚書故實

褚遂良

貞觀十年太宗謂魏徵曰世南沒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後來書流甚有法則於是召見太宗嘗以金帛購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齋古書詣闕以獻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咸為證據一無舛誤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為真草書屏風以示羣

臣筆力道利爲一時之絕購求得人間真行凡三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爲八十卷每聽政之暇時閱之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亦勝棄日凡諸藝未嘗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今吾學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得其骨力形勢自生

出譚賓錄

### 蘭亭真跡

太宗酷好書法有大王書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爲最置於坐側朝夕觀鑒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

出尚書故實

### 王方慶

龍朔二年四月高宗自書與遼東諸將許敬宗曰許  
圉師愛書可於朝示之神功二年上問鳳閣侍郎王  
方慶曰卿家合有書法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  
羲之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先臣進訖有一卷  
臣近已進訖臣十一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  
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  
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  
共十卷見在上御武成殿召羣臣取而觀之仍令鳳  
閣舍人崔融作序目為寶章集以賜方慶朝野榮之

出譚  
賓錄

## 二王真跡

開元十六年五月內出二王真跡及張芝張昶等書

總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令集字榻兩本進分賜諸王其書皆是貞觀中太宗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偽八十卷小王張芝等跡各隨多少勒為卷帙以貞觀字為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褚遂良真書小字帖紙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記之其蘭亭本相傳云在昭陵玄宮中樂毅論長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榻寫因此遂失所在五年勅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檢校換標每卷分為兩卷總見在有八十卷餘並失墜元悌又割去前代記署以己之名氏代為玄宗自書開元二字為印記之右軍凡一百三

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芝張昶各一卷右軍真行書  
唯有黃庭告誓等卷存焉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軍  
扇上真尚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其書  
有貞觀年舊標織成字

出譚賓錄

### 八體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章草草書飛白行書  
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數字點  
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  
家共五十二般

出尚書故實

### 李都

李都荆南從事時朝官親熟自京寓書書蹤甚惡李  
寄詩戲曰華絨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應笑

鍾張虛用力却教羲獻枉勞蒐惟堪愛惜為珍寶不  
敢留傳誤子孫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許教吞  
出抒  
情詩

### 東都乞兒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  
經乞錢欲書時先用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未嘗失  
落書跡楷書不如出酉陽  
雜俎

### 盧弘宣

李德裕作相日人有獻書帖德裕得之執翫頗愛其  
書盧弘宣時為度支郎中有善書名召至出所獲者  
書帖令觀之弘宣持帖久之不對德裕曰何如弘宣  
有恐悚狀曰是某頃年所臨小王帖太尉彌重之出  
盧

氏雜記

嶺南兔

嶺南兔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醉失之大懼  
因剪己髮爲筆甚善更使爲之工者辭焉語其由因  
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或不能致輒責其直

南異物志

書斷雜編卷第四